

清代筆記叢刊

客窗閒話

吳薌舫著

上

圖書集成醫部全錄

上

吳
薌
舫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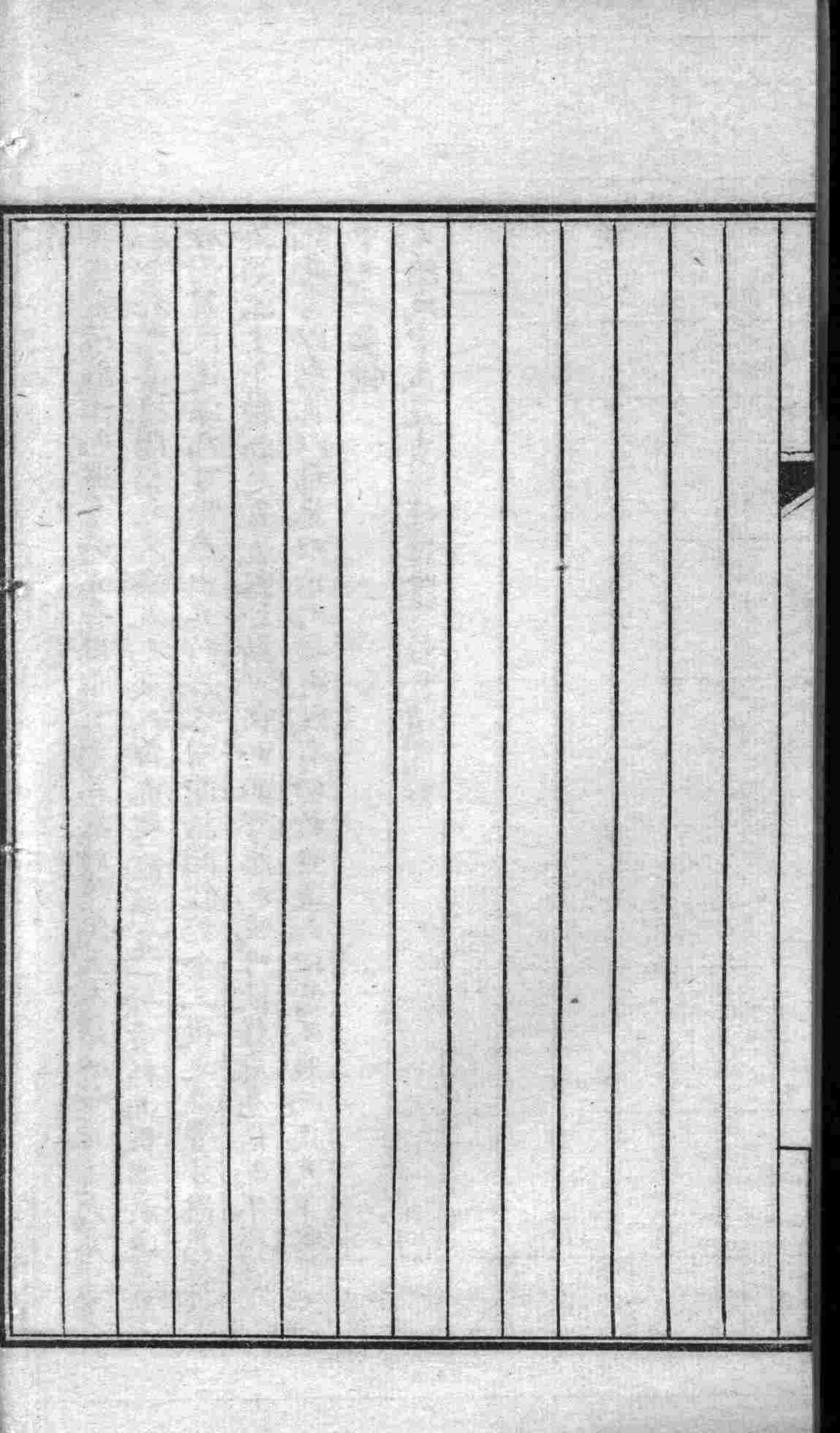
客
窗
閒
話

上海文明書局印行

敘

吳生余所取士也遇余時正在壯年其才華敏妙學究天人謂破壁飛去是意中事也余於鸞臺鳳閣望之久矣及乙亥入都已越二紀猶是一領青衫而從事於蓮華幕裡因貧改途深為可惜乃出其所著客窗閒話問敘於余三復之益覺才思雋發議論淵深生平鬱勃之氣流露於斯可快也亦可悲也嗚呼欲移風易俗而不得其用託是書以勸善以懲惡以示人趨避既有功於世道人心當不脛而走天下實名教中之一助爾

光緒戊申孟夏古鹽補留生重誌於道閒軒



客窗閒話初集目錄

卷一

明武宗遺事 五則

馮皮匠

查氏女

雙縊廟

猷官

蕭希賢

李寡婦

鸞仙 五則

王夢蛟

公大將軍延師

卷二

魏元虛

淮南譙客記

某駕長

假和尚

無真吏

磁州地震記

神童

時醫

神尼

張慧仙寄外詩記

白安人

齊叫化

書訟師 二則

卷三

八松墓

義丐

書安邑獄

和闐玉鼠

孫壯姑

沈竹樓

補訟師 二則

調白

劉智廟

吳橋案

談鬼 十則

卷四

補談鬼 三則

孝女

義僕

劉大漢

俞生

陳制軍

瘦馬

查商

場外孝廉

郝連大娘

周姬

沈太守

客窗閒話初集卷一

清 吳鄉斤著

明武宗遺事 五則

明武宗皇帝亦一代英主也。惟好為嬉戲。有虧帝德。即其顛倒予奪數事。雖正史所不錄。聞諸故老。堪資談柄。條列於後。

戊辰科庶常散館。例在內廷扈試。時諸詞林呈藝。有閩人林吉士者。好書古字。如以秋為𤇀之類。帝怪之。問所自出。林歷舉以對。帝書𤇀字使認。林不識。帝曰。秋可作𤇀。和獨不可作𤇀乎。汝讀書少。未稱詞林之職。著回籍勤讀三年。再來就試。林謝恩出。同鄉戚友咸知其為帝所逐。皆不之禮。林本寒士。欲歸則無腰纏。欲留則無資斧。欲就教讀。則為都人輕薄。無延之者。無奈在正陽門外賣字為活。已逾年矣。幸其書法之佳。聳動一時。值帝微行過其肆。見觀者環堵。嘖嘖稱羨。帝不知是何異事。揆入人叢。睹一少年。生據案揮毫。得意疾書。法並鍾王。句亦典雅。帝心羨之。緣當時一面久則遺忘。遂入問曰。吾觀汝寫作俱佳。當今文明之際。何不應試。甘為賤業耶。林舉首見帝。魁岸不凡。揖之就坐。對曰。我閩人林某。忝居詞林。帝曰。詞林清華。不合行同市儈。

有玷官箴。林曰：去歲散館時，因不識御筆，奉旨回籍讀書。帝曰：既奉諭旨，何不回籍？林曰：我實起於單寒，旅資無措，不得已為此營生也。帝曰：讀書人本色，何不就館？林曰：人皆知為逐臣，無敢延者。帝曰：吾薦汝鄰省，作一幕賓，不愈此耶？林感悅，揖謝。問帝爵里，以便往拜。帝曰：毋庸。明日汝仍於此候信。飄然而去。諸客皆為林賀曰：此必王孫公子，必有好音。歡喜而散。次日，有內監賞黃封一函，白金百兩。與林曰：昨有官人囑我致閣下，其照封面行事，不可竊開。自取其禍。此銀以佐車馬之需。言畢竟走。亦不道姓名來歷。林觀封面大書：親投山東巡按開拆。欣然閉肆，雇車馬攜舊僕，馳抵山左。時巡按左虛係方伯權護。林就寓更衣，偕僕往拜。惟時風憲崇隆，官吏嚴肅，刺不易投。三日猶未得見方伯。林躁曰：我有都中密信，須親投者。奈何阻我？吏始為通達。司閤者喚林入，見其行裝暗淡，疑為抽豐之客。洋洋搖首曰：吾主攝通省總綱，公事繁冗，何暇接見？同年故舊耶？若有書札，我為代投。回寓聽信可也。林無可如何，出黃封交之而歸。悶甚。未幾，寓主狂奔而入，望林叩首無算。曰：小人不知憲駕，褻瀆輿從，罪該萬死。林憤然曰：主人何擲掄我窮途耶？寓主曰：小人焉敢正分辯？聞呼騶鳴，礮之聲。中軍旂牌巡捕等官，帶同吏役，長跪請安畢，僉曰：奉方伯命，請欽使入。

署林如登雲霧。不知所謂。尋被擁入八座。儀仗山列。車騎雲從。直入巡按廳事。方伯公服趨迎。林下輿。見庭設香案。所投之黃封。高供其上。方伯跪請聖安畢。向林揖曰。請天使宣讀聖旨。林開封讀曰。山東巡按缺出。即着林某署理。方知所遇者帝也。望闕九頓首。拜印任事。方伯三揖稱慶。并道有失遠迎之愆。退居藩邸。林於是表謝聖恩。請陛見訓示。未幾。批回云。朕看爾人才去得。故有是命。爾其謹慎從公。毋忝厥職。三年後來京覆命可也。林居東任滿。回京見帝。帝曰。如今讀書有資矣。以編修用。仍入翰苑讀書三年。以觀後效。

帝入樞密院。見在公之卿相。方朝餐。見帝皆起。帝曰。卿等食訖。來閒話可也。遂就密室坐。於是卿相飯畢咸集。帝悉命坐。問曰。卿等所食。知米之來歷不易乎。朕在儲宮時。意謂五穀若草莽。聽其自生自長而已。今巡幸乎田野。察農夫之艱難。方知古人云。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誠不謬也。卿等所居。南北殊方。風俗各異。其若何播種。若何耕耨。若何收穫。各舉所知。以廣朕聞。時公卿中多起自田間者。悉數聞以對。惟尚書某係世胄。不知所云。帝微哂曰。飲食尚不知本原。何以理國。爾職居何部。日司何事。得毋曠廢耶。尚書惶恐叩首曰。臣職吏部。甫自部署來。見單開江南太湖司巡。

檢缺出。應歸部銓選等語。帝大笑曰。吏部尚書僅知此耶。拂袖而入。同列皆尤之。尚書曰。我今日只記得此事。無可奏對者。未幾。旨下云。太湖司巡檢缺出。即著某補。尚書接旨。茫無主見。謂同列曰。我已降官。敢不赴任。但應陞辭否。同列皆笑曰。微官末職。曷勝陞辭。只須午門外叩首謝恩。領憑赴任。但旨無降革字樣。應以一品服蒞事可也。尚書倉惶就道。至則撫按率百官郊迎。尚書再三辭。具脚色手本。趨謁撫按。各官避謝不遑。請居省會。尚書曰。帝命赴任。我何敢違。擇日前往赴任。縣令趨改衙署。規制軒昂。亦用轅門鼓吹。與撫按等。尚書至。見署之三面皆農田。始悟帝意。欲其知稼穡之艱難耳。於是屏絕輿從。日以青衣小帽。遊閭閻。與二三父老。講論民間疾苦。應改革調濟者。悉注為論。居數年。為人排難解紛。以息訟端。民皆感悅。值宸濠叛。帝駕南征。尚書見撫按曰。我曾待罪吏部。駕至不可不迎。然無巡檢接駕儀注。請公議之。撫按司道僉曰。論職則在我等下。論品則居我等上。請以一品服。伏謁百寮之末。何如。尚書首肯。遂迎駕。帝乘道遙馬見之。呼尚書來前曰。爾今知喫飯難耶。尚書頓首謝。訓帝命隨至行宮。詢其所事。尚書將平日所著因革論。縷晰以對。帝大悅。命居亞相。除夕。帝忽出宮。歷六部九卿公署。官吏皆回私宅度歲。虛無人也。至吏部。聞高唱南。

腔似有多人聚唱者。帝突入。惟一小吏陳盤肉壺酒。自斟自飲。見帝至。殷勤讓坐。酌酒勸進。帝問曰。汝何官。何獨居此。吏曰。吾浙右人。此部掛名吏也。封篆後。官與同事俱有。宅可歸。是時團集妻孥。飲合家歡矣。吾想如許案卷。設有不虞。貽誤不小。是以守此。不敢離也。帝曰。汝好。明日再見。遂起去。吏猶執燭遠導。元旦朝見。千官。帝問吏部尚書曰。昨在卿署看守者何人。即召入見。朕尚書遣郎官立喚小吏。當陞舉。首見帝。不禁戰慄。帝曰。無恐。汝能小心職守。勤慎可嘉。汝等應役滿。得何議敘。吏曰。五年無過。以從九品歸選耳。帝曰。汝欲何為。吏曰。小人所願者。太湖司巡檢。聞是缺。前經本部尚書署理。鼓吹鳴礮。體面非常。但小人尚未滿役。不合例耳。帝笑曰。朕命汝去何用。例為吏。歡欣鼓舞。疊呼萬歲。帝特命尚書予憑赴任。

宸濠之叛。御駕親征。舟泊清河。帝登岸微行。入茶肆。聞人言下江因兵差。截奪客船。橫行索詐。稍不如願。即毀客貨。嗟怨不絕。帝買小舟。變服似商人。以一衛士。一小監。泝流直下。至揚關。有官舫甚巨。巡船數十。虎役百輩。攔截客舟。帝亦在內。逐舟搜索。云供兵差之需。客皆哀祈獻繆。至帝舟。帝僵卧艙中。不之理。虎役擁帝登官舫。見一官憑几危坐。從役森列。叱帝曰。汝何人。敢抗皇差。不畏官刑耶。帝微哂之。官怒。叱役

粹帝行杖幸衛士勇猛揮拳攔護眾不能近官益怒曰是必江洋盜魁命拿舟子至褫衣鞭撻喝令指帝為盜帝怒探懷出玉牌命內監立召大員至值蘇揚巡按接奉帝命愴惶奔赴官見巡按到至船頭跪迎正欲訴盤獲大盜緣由巡按見帝立艙中俯伏請罪帝無言惟指揮衛士奪此官紗帽與舟子戴之曰以酬汝痛方命巡按提此官去追贓問罪論大辟失察之上官皆獲嚴譴而客舟自此安行矣

帝在宣化有女子李鳳姐者年十四五有殊姿其父設酒肆以鳳姐當壚是時父適在外帝微行過之見其丰神綽約國色無雙不禁迷眩入肆沽飲鳳姐送酒來席誤以為娼妓之流突起擁抱入室鳳姐驚喊即掩其口曰朕為天子苟從我富貴可立至先是鳳姐恆夢身變明珠為蒼龍攫取駭化烟雲而散聞言頓悟任帝闔戶解襦狎之落紅殷褥實處子也帝大悅時李父聞喊趨救門已閉矣惟聞寶釵聲顫佩玉鏘鳴其女氣促音嘶若不勝強暴者急奔告弁兵蜂擁而入見帝拔關出兵士伏謁叱令將鳳姐歸豹房爵其父三品卿賜黃金千兩欲封鳳姐為嬪妃命其自擇鳳姐固辭曰臣妾福薄命微不應貴顯恐於身不利今以賤軀事至尊曷勝榮幸之至伏願陛下早回宮闕以萬幾為念則臣妾心安較爵賞猶榮矣帝領之因覩鳳姐玄衣

玄裳。益顯嬌媚。故不强易宮裝。鳳姐恆於枕畔。筵前。委婉屢勸。帝乃擇日還京。與鳳姐並與齊驅。至居庸關。風雷交作。鳳姐親關口。所鑿四大天王。怒目生動。眩暈墜馬。帝親扶之。疾忙外退。駐蹕行宮。視鳳姐伏枕泣曰。臣妾自知福薄。不能侍宮禁。請帝速回。帝曰。若是。朕忍棄天下。不忍棄愛卿。決不歸矣。鳳姐一慟而絕。帝哀憐甚。命葬關山之上。寵以殊禮。用黃土封塋。一夜盡變為白。其陰靈猶不敢受也。帝追念其言。奮然曰。小女子尚知以社稷為重。安忍背之。遂還宮。正史載帝在豹房。百官交章勸諫。皆不納。疇知一微弱女子。力能回天。書所云高明柔克。此功不可泯也。至今過關隘者。遙指白壤。艷談其事。

馮皮匠

馮某。武陵細民也。業皮匠。日以擔頭謀生。家僅一妻。破屋三椽。亦係賃住者。餘無長物。值歲將闌。負債五六串。逋欠十餘家。剩有四百青蚨。不足以償。與妻謀曰。我與爾此錢。市斗米度歲。我欲潛入紫陽山洞。俟元旦歸來。再作計較。債主來。則以我外出。借錢為對。妻諾之。遂攜壺茶。懷炕餅。襆被而往。瞥見山洞中有捷足先登之客。貂帽狐裘。危坐石几。如木偶然。馮失笑曰。我豈誤入冢中乎。否則何遇富貴之屍。若謂與